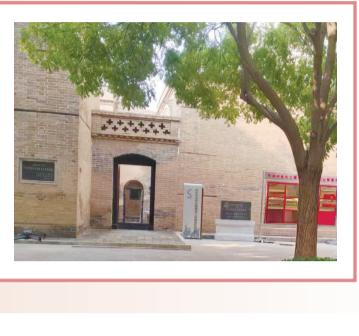




## 第二条战线

杨仲达



在天津解放战争中,智取城防图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地下党员形成接力,最终由交通员赵岩将处理过的城防图送到解放区。城防图所抵达的解放区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遥远,出天津城区经静海,再过青县、沧县,就到达了泊头。

泊头距离北平、天津都近,又处于津浦铁路和运河沿线,商贾云集,市面繁荣,便于隐蔽且又交通便利。其早在1946年就已解放,又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故而1948年4月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迁至此地,不久改为华北局城工部,这里也成为党对平津两大城市地下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

如今在泊头信誉楼商场旁侧,还能看到城工部旧址的一座青砖凹形院落。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时候,为拍摄纪录片《曙光》,我曾随摄制组来此。这座山西风格的建筑起初是晚清阎姓商人所建当铺,后来曾为直隶第九师范学校和省立九师附小的校址,后又做过日本宪兵司令部和国民党交河县党部,城工部迁来之后,门前挂着“华北建设公司”的牌子以遮人耳目。不止这一处地方,当时城工部的领导和骨干分子多在周围居住,还在运河东岸租房多处用作接待来客的招待所,在左近多个村庄驻有训练班。当地人热情地称泊头为“华北小延安”,这里还有一个更为形象的称呼——“老家”,带着亲切的、由衷的情感。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更是国统区的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即使冲破重重阻力,也要奔赴那里。

1948年暑期,华北局城工部在泊头举办了一个200人的学运骨干训练班,分为平津大学组以及北平中学组和天津中学组,历时一个多月。城工部培养了很多干部从事地下工作,按照保密规定,互相之间不接触,外出戴围巾、口罩,为此还自创蜂窝式培训法。那时上课并无教室,在大院子里纵横拉着绳子,绳子上挂着白床单,把院子隔成了如蜂窝一样。老师、学员互相都看不到。

我在城工部旧址的纪念馆看到了介绍这一情况的展览图文,不由惊叹,即使是在解放区,党的工作也遵循着如此严格的纪律,这就是地下工作的特征。

从城工部旧址回津后,我们采访了曾经的地下党

人性的提升和人情的温暖呢?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为贾政开脱,对他的“父爱”表示同情,则让人无法理解,甚至应该嗤之以鼻。如果今天仍能为贾政的“父爱”找出若干善意的借口,那么我们的家庭教育就没有更好的未来。

这些都是很浅显的道理,无须赘言;但这里想请读者关注一个特殊的细节——第五十六回中,雪芹安排了贾宝玉和甄宝玉的梦中梦,梦里两个宝玉正在谈话,“一语未了,只见人来说:‘老爷叫宝玉’,唬得二人皆慌了”。起到打断和吓唬作用的,正是老爷的传唤。

梦里是在甄府,所以这个老爷是甄宝玉的父亲,甄宝玉被吓跑了。看来,两个宝玉有若干共性,其一就是都有令人生畏的父亲。甄老爷、贾老爷,是一类角色,一股力量。那么,能够断梦的可能性很多,为什么偏偏是老爷的传唤呢?

以百二十回《红楼梦》来看,贾宝玉顽劣到底而天真不改,甄宝玉最初与之绝似但最后趋向碌碌,其实形似而已,于是“贾”反而真,“甄”反而假。若此安排与雪芹原意不差,则两个宝玉梦中的“相向而行”,可能代表了二人潜意识里“真假合一”的动机。

我们经常说“钗黛合一”,但很少有人去想、去认可“真假宝玉合一”,一个原因大概是无法认可贾宝玉这个“真玉”有任何被世俗利益污染的可能性。但在那个年代,或者说在任何一个时代,贾宝玉这样的人想要存在,是不是需要与利益做一些调和?而仅从原著来看,贾宝玉本身也不乏“和光同尘”之质。那么,假设“梦是愿望的达成”,两个宝玉的梦中奔赴,是否体现了贾宝玉潜意识中本就存在这种调和的欲望?

也许这种调和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但肯定也是贾政愿意看到的。他不愿意自己的这个孽根祸胎、无知业障执迷不悟,于是要使其惊醒;他期待子嗣走向仕途经济,但贾宝玉被贾老爷吓惯了,听到贾老爷的消息,也条件反射地慌起来,做下的病根儿,让儿子永远在闪躲,也躲过了老子的寄托。贾老爷可谓事与愿违了。

而甄老爷打断了甄宝玉趋向天真的梦,维护了一个碌碌的发展趋势,胜利地让甄宝玉更“假”了,亦为可悲。

无论如何,孩子们一旦梦醒,趋向天真的心灵仍有余悸,趋向调和的心灵更生抗拒,最后,两个宝玉都落得一个逃跑的态度,灰溜溜地遁去。懦弱是必然的结局。

令人畏惧的“爱”,让梦惊醒的“爱”,第十回后的甄宝玉是否真成了碌碌,固不敢全然断定,而贾政和贾宝玉两代人都在自己的价值观中别别扭扭,与愿景违拗,与幸福错位。这真的是“爱”吗?

沽上丛话

事——天津市档案馆退休干部齐羿同志,那时才发现她即是当年的地下党员,是从泊头的华北局城工部走向天津的进城干部。

齐羿原名齐振民,1931年10月出生于天津,从1942年1月起至1948年11月,就读于天津耀华学校的小学及中学。1948年6月入党,此后,她曾瞒过家长掩护妹妹齐振勋去解放区学习,齐振勋去的地方就是在泊头的学运暑期训练班。那时候姐妹之间不知道对方是否入党,但都互相支持着。

齐振勋到华北局城工部只是短期培训,而是年11月,年仅17岁刚读到高三第一学期的齐羿,就到那里去参加工作了。当时她从事文秘工作,刻钢板,油印天津地下党的资料,晚上就住在罗云家。罗云原名张云襄,在学委负责接待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学生。罗云的爱人杨英时任城工部副部长,分管天津方面工作,就是他时任天津市政工委书记的王文源下达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平津解放前夕,城工部机关一分为二,刘仁带队奔赴长辛店准备接管北平的工作,杨英带队到达胜芳准备接管天津的工作。齐羿跟随杨英的队伍来到胜芳,距离她的家乡天津又近了一步,之后她跟着解放大军重返津门。

那时前面还打仗,进城干部就在解放军后面跟着,齐羿他们乘坐一辆大卡车,车开到小营门,那是进城出入口,他们看见从那往外拉死尸、拉俘虏。他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步行往里走,天已经黑了,没有电,没有灯,就摸着黑往人堆里挤。当夜,他们在澡堂子住了一晚,吃带着的小米面饽饽,就住在胜芳买的果仁儿,条件虽然艰苦,但苦中得乐。

齐羿的回忆和天津解放的种种文献资料相印证。现在,天津的很多进城干部已相继故去,齐羿是为数并不多的健在者,她是从炮火里走回故乡天津的。

我在采访时问过齐羿,是否认识黎智,她说不知道。这符合党的地下工作的原则规范,当时平津党的机构在“南系”“北系”之外还有“地方系”之分。齐羿受“地方系”学委书记左建领导,这一部分的主要成员是中学党员。“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在迎接天津解放的历史时刻,齐羿恰恰去了泊头的华北局城工部,而天津解放之后不久,黎智就调到武汉工作了。

齐羿和妹妹齐振勋都是耀华学校“未名学习会”培养的革命骨干,这个党领导下的学生组织中涌现出了很多党的优秀干部。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同在这个学习会的耀华校友曾常宁的一张题字照片。曾常宁的父亲是傅作义的拜把兄弟曾延毅,她趁机获取了《塘沽城防图》和《咸水沽兵力驻扎表》等重要情报。天津解放前夕,曾常宁用雪球在墙上摆出四个大字,“迎接光明”,并拍摄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这张珍贵的照片,是那些心怀曙光、迎接光明的年轻人的真实写照,也是历史的见证。

90多岁的齐羿至今还能吟唱当年所唱的进步歌曲。我记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歌词:“什么样的政府老百姓享福?什么样的政府老百姓受苦?民主的政府老百姓享福,法西斯的政府老百姓受苦……”这样的歌曲简单好记,直抒胸臆又循循善诱,故而能传唱至今。这其实就是人心向背的体现,正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任何战争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军事斗争,刘亚楼将军后来也曾这样说过:“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

泊头,就是在解放战争的惊涛骇浪中的一个站点,历史的大船在这里稍作停驻,运筹决胜,然后就又驶向了前方。

题图为泊头华北局城工部旧址。

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走过的路。水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水走过的路。走过的路会留下脚印,水走过的路会留下“脚印”吗?

腾龙洞是八百里清江走过的一条路,清江走过的路很多,腾龙洞是清江留在大地之上的脚印中的一行。

八百里清江是大地上顽皮的一条河,时而穿行于石林,时而归隐于地下,我们在阳光下看到的清江,说不定经过一些岁月,那河就不会再在阳光下奔流,可能也会归隐于大地而在那之下奔流……

清江是一条不在大地上完全呈现的河,走着走着,清江就不见了。

七曜山中的湖北省利川市汪营镇清江村,绿荫小道,青苔黄叶,水帘瀑布,神秘的龙洞沟就在眼前。没有汹涌之声,没有澎湃之势,只有涓涓水流从龙洞里缓缓流出。清江村成为八百里清江流域的第一村,龙洞沟是忽明忽暗的清江的源头。

清江源于一条暗河。

我外婆家在清江村,那时的村庄叫肖家村,1980年那里被确定为清江源后,肖家村改名为清江村。村名记着一条河的源头,记着我血脉的源头,跟着一条河走向大海走向大海,我血脉中永远有清江水的流淌声。

我和清江一同从七曜山出发,从清江村出发,我读小学、读初中、读师范,外婆看不见。清江走到檀香洞、腾龙洞、观彩峡,隐身大地之下,外婆也看不见。外婆相信孩子会长大,清江会归大海。

人有一生,河有一生。

我可以记录我的人生,我无法记录清江的生。八百里清江我只能记录下清江走过的腾龙洞,那是一条清江走过的路。

1985年,华中理工大学古建筑系教授张良皋考察腾龙洞后,写出了《利川落水洞应该夺得世界名次》的文章,一石“击”起千层浪,立刻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探测腾龙洞的热潮。

腾龙洞最早的名字叫落水洞。

1999年,我到利川市参加一个廉政文化建设的座谈会,会后一位作家朋友神秘地对我说:“文老师,我带你去看一个‘大家伙’!”从利川城区出发,清江一路奔流而来,突然下跌,仿佛一脚踏空,跌落成一挂40多米落差的瀑布,声势浩大,雷霆万钧,溅起千堆雪。

利川人说这就是著名的“卧龙吞江”!这就是那个“大家伙”?

踏上一条长长的窄窄的木船,穿行洞中,木船几乎贴着岩壁行走,抬头是高耸的洞顶,船底是湍急的清江,耳边是奔流不绝的水声,在这方暗黑的山洞,真的让人心跳加快,总担心有什么事会在这方山洞、这条暗河中发生!船不敢再往前走,山洞更窄,水更急,利川人说清江会在洞中潜伏16千米之后从观彩峡中出来,浩浩荡荡往东流去。一条河突然消失于大地之上,在我们看不见的黑暗中去走它的路,神话一般。利川人看出我们的迷惑,他们翻出《利川县志》,上面有这样的记载:“潜流至汪营洞沟涌出地面,至城东落水洞潜入洞中,于观彩峡露出地面,明流一公里又成伏流,于黄泥坡北黑洞出。”

记着一切的事情。

离船上岸,又进入一洞,利川人叫“旱洞”,对应着刚才走过的“水洞”,张良皋教授称其为“落水洞”,腾龙洞是今天喊出的名字,一个非常妥帖的名字。

水洞是清江今天走的路,腾龙洞是清江远古走过的路。

我们走在清江曾经走过的路上。

仰望洞口,这么宏大的山洞完全刷新了我关于山洞的记忆,这是曾经的江之门、水之门,如今却是洞之门。遍地的河卵石,洞壁上有几十万年来江水冲刷留下的痕迹,那是一条条曲曲弯弯的波浪线,浪花曾经在河道之中,如今刻印在石壁之上,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江水曾在这里走过。

利川人让我们捡起地上的河卵石,说放在耳边,耳边总有奔流的水声。这些河卵石会是江水的刻录机吗?记录着永远的浪花声。

带上一枚河卵石,我的耳畔水声不绝。

曾经,有江在洞中走的时候,人不会走。江水走了人才走,这不是人走出的路,这是江走出的路。

腾龙洞一直在等着我。

去年5月,映山花盛开的时节,我带着几位文艺工作者到腾龙洞学习考察驻场演出,腾龙洞中的土家族风情实景表演已经上演过上万场,一般每天都会有二至三场表演,夏日旅游旺季达七八场。世上的很多路首先是水走出来的,越是束缚越使最柔软的水坚硬如钢,腾龙洞就是清江走出的路,如今成为我们走的路。59.8千米长的腾龙洞专门修了游客便道,别具匠心的灯光设计让我们不再担心黑暗,灯光中我们看清了洞中的山峰、瀑布,要完全记录那些洞中之山峰之瀑布之水流之洞中之洞,那是一组很宏大的记录,最简洁的描述还得借助数据:洞口高74米、宽64米,洞内最高处235米,已探明的洞穴长度为59.8千米,洞穴面积200多平方米,洞内高山达125米,最宽处174米……如果数据有些抽象,那景区负责人的说法就很形象了,他告诉我们说腾龙洞总容积4000万立方米,容纳1000万人丝毫不拥挤。他还自豪地告诉我们,如果腾龙洞洞口再大一点,把波音飞机开进去,洞中可以摆上上万架波音飞机,事实上这只是利川人语言上的自豪,倒是直升机确实在洞中自由飞翔……

这是清江走过的路吗?这是清江的脚印吗?在我家有一个传说,人离开人世的时候会到去收回自己走过的脚印。人必须走好每一步路,那些路是要自己一步一步收回来的。清江要收回的脚印这么宏大,清江走的路是宏大的,是清澈的,是一往无前的。

腾龙洞的宏大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是清江几十年苦凿开辟出来的水路、开辟出来的奇迹。最后一河江波什么时候走入下面的水洞?是什么伟大的力量让清江改道?是什么更伟大的呼喊让腾龙洞成为清江的脚印?天不知道,地不知道,只有腾龙洞知道,这是腾龙洞永远的秘密。

《龙船调》的歌声明起,这是腾龙洞内宏大的实景演出——《夷水丽川》土家族民俗风情表演,用歌舞的形式,以腾龙洞中的山峰、瀑布、水流、岩壁上的波浪线为背景,讲述土家族先民在大迁徙过程中的艰辛历程、与大自然搏斗的顽强精神以及美丽的土家族风情。肉连响、毛古斯、西兰卡普、哭嫁、女儿会、六口茶、龙船调等经典土家族文化元素都融入这台实景演出之中。演员都是土家族儿女,他们从山寨走来,种玉米、种高粱、种蔬菜,舞台在山坡,现在他们的舞台在腾龙洞、在这座“世界地质公园”。他们的父母兄妹在腾龙洞外摆放着腊肉、合渣、葛根粉,耕耘着完全不同于祖辈的“庄稼”,他们也像清江一样“改道”了。

“妹妹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吗?”

“我就来推你嘛!”

腾龙洞内齐声回答!喊声震天!

“艄公你把舵板哪,妹妹我上了船……”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厅!

我母亲在清江村的时候,她唱《龙船调》唱得最好,推她过河的不是我父亲,而是外公,外公把她交给我父亲,我父亲用唢呐把母亲迎到了很远的地方,我们也在离外婆,离清江很远的地方长大。

如果清江也是一位要过河的妹妹,是哪个把清江推过了河,从腾龙洞走向下面的水洞,从水洞走向远方的长江,从长江走向远方的大海……

## 冬树的风采

张燕峰



无风的时候,它们静默着,无声无息地立于天地之间,姿态优雅,气定神闲,像安静沉思的庄严智者,彼此守望,相互祝福。起风的时候,细小的枝条轻轻摇晃,好像在顽皮地炫耀自己曼妙的舞姿,粗壮的躯干却兀自岿然,远远望去,好像是沉稳的老者在捻须微笑,那怡然自得的样子,像是慈祥的老祖父在看自己贪玩的孙儿。

当狂风肆意施展淫威的时候,整棵树都在剧烈摇动,所有的枝条都在向同一个方向倾斜,貌似是对狂风屈服顺从。尤其是枝条相触发出的沙沙声,让人误以为是树枝们发出的凄楚无助的呻吟声。可当狂风稍一喘息松劲的时候,它们就恢复了原样,那昂扬傲然的样子一如从前。这才让人恍然大悟,原来那沙沙沙的声音是成千上万的树枝们在互相加油助威,在互相勉励,原来是在激励兄弟姐妹“要挺得住,不要怕”,也可能是在向狂风发出挑战,“不过尔尔,能奈我何?让狂风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看地上有一些细碎的树枝,猛然想起几天前刮过一场大风,一定是那些纤细的枝条不堪忍受狂风的暴虐,从母体上被生生折断。“壮士断腕”,这该有多么疼痛!但树们却视之为不得不承受的磨砺,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不由得让我肃然起敬。我东张西望,一个枝条一个枝条地仔细望过去,试图找到断裂处的伤口。几番努力,终究失败。也许这些勇敢顽强的树从断裂之时就紧急封存伤口,自行疗愈,也许是不愿把伤痛示人,它们永远是那么坚韧不拔,坚毅果敢,一身正气,凛然无畏,成为天地间最动人的风景。

我贪婪地“阅读”着每棵树的身姿,动情地欣赏着每一条枝干,一棵棵树排列着,构成了一部厚厚的册页,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气质与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心驰神往,让我百读不厌。大自然中有树,真是造物主对人最丰厚最仁慈的馈赠。有了树的陪伴,人的精神世界更显丰盈厚重,高拔超然。我像与神交已久的老朋友一样,上前一一拥抱它们,用手温柔抚摸着它们粗糙的皮肤,甚至把脸颊贴在树干上,试图感受它们灵魂深处迸发出的磅礴雄浑的力量。甚至,我不无天真地想,也许我的前世也是一棵树,不然今生相见,何以如此亲近,像与散失的亲人久别重逢。

我相信它们一定是一边默默忍受寒冬的洗礼与考验,一边耐心热切地期盼春天的来临,暗暗积蓄力量,只等春风召唤,它们就会焕发生机,热烈地投入春天的怀抱。

题图摄影:韩童

满庭芳